



禾林小说
HARLEQUIN®

契约新娘

The Alexakis Bride ANNE M. ALEXAKIS

[美]安·麦吉利斯特 著 任静芳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春意盎然系列

禾林小说
春意盎然满人间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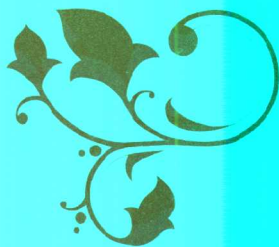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小说出版社 (Harlequin Books of America)

契约新娘

[美] 安·麦卡利斯特 著 任静芳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约新娘 / [美] 麦卡利斯特著; 任静芳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13-2295-1

I. 契… II. ①麦…②任…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394 号

The Alexakis Bride

Copyright©1994 by Barbara Schenc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Ren Jingfan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诸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96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95-1/1·1996 定价: 11.00 元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寒冰初破的三月天，有盈盈的春水回流！一声春雷，奏响了春天的交响；一场春风，剪出了千柯的绿叶；一夜春雨，洗出了万山的青翠。而我，第八批禾林小说，带着怡人的浪漫风情，载着动人的爱情传说，应约而至！

经营房地产的富家女，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成为一场飞机失事的幸存者。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险境中方显英雄本色，且看患难中的两人如何演绎这段《情陷空难》的故事！

既然王子娶了灰姑娘，为什么公主不能嫁牛仔？截然不同的身份，迥然相异的地位，在真情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公主与牛仔》，现代王室的爱情传奇！

微风送爽，碧波荡漾，他在天堂般的海岛上过着地狱般的蜜月。不是睡地板，与棕榈虫为伴，就是睡沙发，饱受噩梦困扰。秀色当前，却不可餐，不能餐。这一切皆源于他的《契约新娘》！

“野蛮”的西班牙人绑架了她！恍若仙境中的城堡，美则美矣，却不若自由来得可贵。而一旦重获自由，她又梦寐以“囚”，只因这是一次《激情绑架》！

假戏真做？邋邋丫头和花花公子共同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也由此而共谱了一首诙谐幽默、曲折动人的恋曲。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好联袂而行，不见不散，只为一个有爱有暖的人间三月天！



第 1 章

“一个男人有再多女人都不为过。”

自有记忆时起，父亲亚里士多德·阿历克就常对达蒙说这句话。老人用浑厚的男中音道来，似在玩味这句话，然后他就看着惟一的儿子，冲他会意地眨眨眼睛。

三十四岁，已经老大不小了，在这样成熟的年龄，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本能的单身汉都会由衷地表示赞同，达蒙却不以为然。

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女人。他也喜欢，喜欢那种可以共进晚餐，一夜风流，第二天就抛诸脑后的女人。

他的克星是另外的女人——那些亚里士多德最钟爱的女人。

不过，亚里士多德身边可从来没有这样一帮需要他来负责的一个寡居的母亲和六个——足足六个——可怕的姐妹，更别提还有两个五岁大的孪生外甥女。

老人去世那年，达蒙年仅十八岁，正值他家的女孩们魅力四射、倾倒众生的时候。达蒙经常嘲讽地想，父亲不知他自己错过了什么。

现在，当他用铅笔敲着宽大的柚木桌，漫不经心地望着



窗外高楼林立的纽约市景时，他再一次暗自希望自己是一名孤儿。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需要。他不需要母亲，她总想塞给他一个“完美的阿历克新娘”，好让他安定下来；他不需要潘多拉，她刚刚与一个滑头的拉斯维加斯赌场经纪人私奔；他不需要伊莱特，她假借艺术之名在百老汇的下流影片中脱衣；他不需要克洛，她未留片言只语，直奔非洲腹地；他不需要达芙妮，她买下全部待宰的栗鼠，只因她觉得它们可怜，而不是因为它们的毛皮可以制作精美皮衣；他不需要艾蕾特，就在今天早上，她还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向他辞职，并准备去斯特拉汉兄弟进出口公司就职，而那家公司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但目前，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大姐索菲亚，她有孕在身，给他增添了无数烦恼。

达蒙抬眼问苍天，为什么姐姐怀孕却要弟弟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交给她丈夫？

因为，他又代老天爷作答，她的丈夫斯蒂芬本身就是个问题。

他和凯特·麦琪。

凯特·麦琪。

光听名字就知道她是个麻烦。一个活泼热情、棕色头发的尤物——正是他那个花花公子姐夫的逐猎对象。

也许他已经得手了，达蒙忿忿地提醒自己，手中的笔在



记事本上戳来戳去。

这两个月来，曾受雇于斯蒂芬照看他和索菲亚的两个孪生顽童的其他保姆——斯苔茜、特蕾茜、凯茜等等，来了又去，不过都是些幌子。

他的真正目标是凯特·麦琪。他想方设法要把她留在他和索菲亚位于帕克大道的公寓里。留在他床上。

达蒙知道，当斯蒂芬宣布医生建议请个保姆时，自己就该有所警觉。不必要的钱，他这个姐夫一分也不会花，更不用说主动雇人来帮助他的妻子，而并非他本人。

但两个月前的一天下午，斯蒂芬走进达蒙的办公室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眼中真情流露。“医生很担心索菲亚。他说她可能会难产。她需要有人帮她照看那对双胞胎。”

“交给我去办。”正在听电话的达蒙保证道。他一边努力捕捉电话那头关于下午要从威尼斯运来的水晶制品的货运细节，一边在记事本上飞快地写上索菲亚三个字。

斯蒂芬却轻快地挥了挥手。“这事不用你管了，我只是告诉你一声。我会自己面试来应征的女孩。”

想到这儿，达蒙咬咬牙。他早该知道的。凡是对阿历克家族的任何一个女人哪怕只有一丝影响的事，迟早也得由他来管！

凯特·麦琪。

该死的！他该拿她怎么办？

放火烧她的屁股？他真想这么做。他想把她一脚从这儿踹到西伯利亚，然后让他那可怜的姐夫绕着南极转圈去。

他不能这么做。

老天！因为索菲亚竟然十分喜爱“她亲爱的凯特小姐”！

“她那么能干，那么聪明，那么快乐，而且又把孩子们照顾得那么好。你无法理解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解脱。知道她会照顾一切，我感觉好多了。”就在今天早上，索菲亚还这么告诉他。

她还以同样激动的语气谈论这两周来丈夫新找的情人。可那时达蒙还不知道斯蒂芬在搞什么鬼。

现在他知道了。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有所耳闻。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只有索菲亚还蒙在鼓里。他永远不会让她知道真相。

他十分乐意对付斯蒂芬和他的情人。他们罪有应得。要不是因为——

“医生说自从凯特来了，我好多了。”索菲亚接着说，“她改变了一切。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他不能动手，至少现在不行。

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会容忍他们的卑鄙行径。他决不会袖手旁观，看着姐夫把索菲亚当猴耍。

他紧握双拳，思索着该怎样对付斯蒂芬。要是他的五官挪了位，这位能干的麦琪小姐还会觉得她的情人魅力十足



吗？

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索菲亚会发现的。

而此刻是敏感紧张的索菲亚最需要保护的时候。

不，他不能打歪斯蒂芬的鼻子，也不能打肿他的眼睛，但他可以动点儿小手脚。

达蒙打算从凯特的期望着手。

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夹在肩窝。“我以为你回家了。”他对秘书丽莲说。

“这儿就是我的家。”丽莲淡淡地说，“您也一样。”

“好像是。”达蒙承认，“什么事？”

“您母亲。二线。”

“现在？”他看看表，皱起眉头，雅典这会儿快到凌晨两点了。他叹了口气，“好吧，接过来。”

他想知道这次海伦娜·阿历克又遭到了什么不幸。他的母亲是原始的寄生藤，靠她的男人替她解决一切问题。既然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么一切行动当然要跟儿子商量的。但替儿子寻找完美新娘的那件事除外，达蒙嘲弄地想。

“达蒙，是你吗，儿子？你不在家，还在工作？”

“是的，妈妈，我还在工作。出了什么事吗？”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透过越洋电话的嘟嘟杂音，他仍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达蒙挺直了身子，活动了一下胳膊，笑了起来。终于有一次没出任何问题。他松了口气。

“我要去纽约，”一阵夸张的停顿，“带玛丽娜一起去。”

“你弟弟想见我？”凯特正削着苹果，闻言停了下来，狐疑地看着女主人。

“今天下午三点。”索菲亚点点头。她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将正在织的衣物放在膝上，心满意足地看着凯特给双胞胎准备午餐。

凯特摇摇头。在为索菲亚工作的这三周里，她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达蒙的事。他可不像那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个保姆身上的人。即使这名保姆是凯尔托儿中心的老板，而非普通雇员。

除非他想买进一批保姆，将她们出口，她饶有兴趣地设想。考虑到他对买进卖出的狂热兴趣，这倒也有可能。她几乎希望事实就是如此。那她的公司一定信誉大增。

“他为什么要见我？”

“凡是与这个家有关的人，达蒙都想认识。他就是这样。”索菲亚说，“他觉得有责任这么做。”

“这与我无关。我会对自己负责。”

“当然。我羡慕你这么自立。”索菲亚不无惆怅地说道，“我永远不能像你这样。不过达蒙有些古板，我们得容忍他。”



你不介意吧？”

“不，当然不介意。”凯特很清楚索菲亚柔弱的个性。她很快就学会谨言慎行，以免让她无谓地担心。她立刻冲这个比她年长的女子笑了笑，“我很乐意见他。”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达蒙聊聊家里的一些事，她想，比方说，他那个蠢货姐夫如何在外寻花问柳。

要不是知道这时离开索菲亚无异于雪上加霜，凯特早在这里来的第二周就离开了。那天晚上，他将她逼到厨房里，想动手动脚，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她曾以为只要对他冷若冰霜，他就会知难而退。可只要索菲亚一转身，他就色眯眯地盯着她，凯特忧心忡忡地想，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如果达蒙真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无所不能，那他也许能及时阻止斯蒂芬的下流行径，否则凯特就得自己出手，用膝盖顶他一下，他会痛上一阵子，凯特则会大感尴尬，而索菲亚就得失去这个能管住那对双胞胎的好帮手了。

但是凯特不知如何向达蒙提起。到了位于市中心的阿历克办公大楼，她下了出租车时，还在想如何开口才好。

大楼有四十层高，由大理石和玻璃镶嵌而成，十分考究新潮，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令凯特不由得想起离此四个街区处，她父亲的集团总部。

而相形之下，她那间由一间七十年代中期的褐石建成的

铺着木地板的公寓改建成的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简直就像个小杂货铺。她还以为他会感兴趣，真是异想天开。像她这样的小本生意，达蒙·阿历克才不屑理睬。

索菲亚说得对，他只想查查她的底。他得确保凯特·麦琪不会像那些爱尔兰女佣一样，乡音未改，土里土气，把他的宝贝外甥女带坏。

哼，她才不怕他挑剔这些。

凯特尽量把头发抚平，扬起下巴，昂首阔步地走进电梯。她按下按钮，电梯直上二十层。

“阿历克先生正在等您。”凯特报上名后，秘书告诉她。她大约五十多岁，看上去精明强干。

“跟我来。”她转身领着凯特穿过一条短短的走廊，在走廊尽头的门上轻轻敲了敲。“麦琪女士来了。”她一边说，一边打开门，站到一旁，让凯特进去。

屋子比凯特想象中的还要赏心悦目。家具是流线型的，一律用柚木制成，十分新潮。而书架上除了必备的书本文件外，还摆放着精美的希腊陶器、橄榄木雕和一套玉石象棋。屋角处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活动雕塑，饰着各种各样的鱼，流光溢彩，随着门的开合微微地晃动。

达蒙似乎并未留心这些。他坐在桌后，仔细研究着一张发票。看完后，他在下面签了字，这才抬起头，看着凯特。凯特迎视着这双审视自己的棕色眸子。达蒙的脸上毫无笑



意。

凯特却笑了。对所有来她这里求职的人，她告诉她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微笑。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我们的顾客要把孩子交到快乐的人手里才放心。”

她一直坚信微笑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她同样相信她的微笑对达蒙不起任何作用。

“阿历克先生，”她坚定地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

他没起身，也没跟她握手。他端坐在那里，惟一的动作是扬起一道浓眉。“我想不出有什么可高兴的。”

正如她猜想的那样，他略带希腊口音，但她没料到他的语气会这么冷冰冰的，充满猜疑。凯特缩回手，皱了皱眉，“索菲亚经常提到你。”

“是吗？她有没有告诉你我不能容忍通奸行为？”

敏锐的凯特身子一僵，“你说什么？”

他发出刺耳的笑声，站了起来。她后退了一步。她没想到他如此高大。斯蒂芬只比她高一两英寸，索菲亚则娇小玲珑。

“紧张了，麦琪女士？”他慢悠悠地说。

“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你他妈的当然有。我知道你把索菲亚哄得团团转，她以为你是上帝赐给她的礼物。”他苦涩地撇了撇嘴，“更说明她有多蠢，可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阿历克先生，你认为自己究竟知道些什么？”

“你的一切，还有斯蒂芬。”

“斯蒂芬？和我？”

她立刻明白了他是怎么想的。太明显了。保持冷静，她总是对手下的新保姆们这样说。要镇定！要理智！

凯特怒不可遏，终于爆发了，“你认为斯蒂芬和我——达蒙先生，让我来告诉你，你那宝贝姐夫是什么玩意。斯蒂芬·安德里斯是个专门跟在女人屁股后面献殷勤的家伙。难怪你们留不住保姆。我手下的每个女孩子都这么抱怨过。”

这回轮到达蒙·阿历克吃惊了。他眯起眼睛，顿了顿，问道：“你在说什么，麦琪女士？你不承认你和斯蒂芬——”

“决不！”

他粗鲁地哼了一声，表示不信，“上周三你难道没有在广场饭店跟他见面？”

哦，该死！她知道自己肯定是双颊嫣红，这全都怪她那象牙色的细腻肌肤。“我是与家父见面。”她冷冷地说。

“令尊与斯蒂芬长得很像？”

“当然不是。我与家父约好共进午餐。我那天放假，他跟手下一个办事员在那儿，然后——”她不想解释，甚至不愿想起上周三她干的蠢事，“然后，我们正要离开，我——我就碰见了斯蒂芬。”

“他碰巧也在那儿。真巧，不是吗？”达蒙轻佻地说。



“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吗。”凯特淡淡地道。她十分庆幸当时他在场。

“你一定很高兴见到他。”达蒙说，紧紧盯着她。

“我确实很高兴。”她故意要激怒他。

“于是你高兴地把手伸进他的臂弯，还吻了他？然后高兴地跟他一起进了旅馆房间？”

“我没去他的房间！我甚至不知道他在那儿包了一间房！”

“你当然不知道。”很明显，达蒙压根儿不信。

“如果你认为我和你姐夫有一手，你就是个傻瓜。”

“你才是傻瓜，麦琪女士。”达蒙淡淡地说，“斯蒂芬不会娶你的，如果你的目的在此的话。”

“我不打算嫁给他！我甚至不喜欢他！他让我恶心！”

“太多抱怨了，是不是？”他故作温柔地说。

凯特叹了口气，恨不得扯自己的头发。该死的斯蒂芬！该死的父亲！就是为了破坏父亲的计划，她才假装很高兴看见他。该死的达蒙，那不过是她的无奈之举，根本不是在鼓励斯蒂芬，他却妄加猜测。

凯特最痛恨婚外情。

不，不完全是这样，应该说，她最痛恨的是结婚——那就是她父亲的计划。

她大胆地看了达蒙一眼，他也正在看她，神情严厉，充

满了怀疑。她想起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是多么聪明，多么敏锐。如她父亲所言，任何一个想要欺骗达蒙·阿历克的人，必须万分警惕才行。

她知道他不找出真相，决不罢休。

她想告诉他真相吗？

不。

她有选择吗？没有。当一个像达蒙·阿历克这样有权有势的男人认定她要毁了他姐姐的婚姻时，她别无选择。他只要随口几句，就会令她刚刚起步的公司，她努力经营的公司，无声无息地垮掉。

尽管父亲不赞成她开公司，但至少他曾保证不会采取任何反对她的行动。

“我不会阻止你的，”凯特宣布要组建凯尔托儿中心时，父亲说，“没有必要。你会遇到重重困难，等清醒过来后，你自己就会放弃的。”

他如此笃定她会失败，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一周后，她开办了凯尔托儿中心，到今天已经三年了。她终于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她的工作人员以能干、负责、彬彬有礼而闻名遐迩。

他预言她会失败，她却大获成功。尤金·德莫奈并不予以承认，当然，他当初就不曾给她任何祝福。于是现在他又另想新招，要把她嫁给杰弗瑞，而这却恰恰说明了她的成